

無情海

楊小雲著



96 九歌文庫

楊小雲著

無情海

九歌出版社印行

翻印必究



有著作權

無情海

平裝 110元
精裝 150元

定價

◎九歌文庫

著者：楊小雲

校對：湯以純·林文星

發行人：蔡文甫

發行所：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市10560八德路二段一二巷五七弄四〇號

臺北市郵政三六——四四五號信箱

電話：七五二六五四·七八一七七一六

郵政劃撥：〇一一二二九五——一號

登記證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七三八號

印刷所：國裕印刷有限公司

臺北市寶興街六十八巷一〇號

電話：三〇九一〇〇三——三〇五〇八五六

法律顧問：龍雲翔律師

臺北市松江路二〇六號八樓

初版：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八月十日

十六版：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九月十日

18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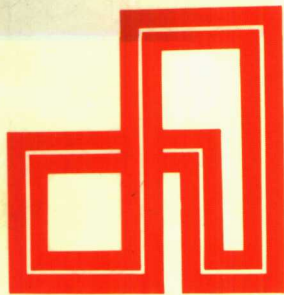
(換掉回寄請，誤錯訂裝或頁缺)

ISBN 957-560-014-2

無情海，海無情，人世間的一切，都有如大海一樣的神秘、多變。以爲抓在手裏的永恒，卻是一場空；不存任何希望的感情，卻意外地贏得了全部。決定這一切的，究竟是一股甚麼樣的力量？愛情的成長與消失，真正的因素又在那裏？本書藉一個年輕水手的故事，委婉曲折地接觸了這一連串奧妙神奇的心靈世界。



楊小雲，遼寧蓋平人，學的是家政，愛的是寫作，是一個文學天地中的多情入。專精於小說，也鍾愛抒情說理的散文，更致力於兒童文學的創作；並在中華日報、自立晚報撰寫專欄多年。爲國內少數具有多種筆力的女作家之一。曾先後獲「中興」及「文協」文藝獎章，又以「無情海」一書，榮獲七十五年度中山文藝小說獎。



九歌出版社

九歌出版的

楊小雲作品

小說：

水手之妻
抓緊生命線
不是雨季
等待春天
無情海
明日之旅
癡心井
女兒心
她的成長
愛的組曲
路的那一頭

散文：

圓內圓外
有你・有我
人緣・情緣
靈犀一點(編)

兒童文學：

小勇的故事
(兒童書房第一集)
豆豆的世界
(兒童書房第三集)
我愛丁小丙
(兒童書房第五集)
嘉嘉流浪記
(兒童書房第九集)

楊小雲 著

無情海

九歌出版社印行

本書榮獲

七十五年中
山文藝獎

1

已經有半個多月，基隆沒下過一滴雨。

藍汪汪的天幕上，日日懸掛著一個火球般的大太陽，毒辣辣地燒烤著，鹹腥的海風，吹得人皮膚都要裂開了。

八斗子漁港像一面無垠的水銀鏡，耀射出亮晃晃的白光，蕩漾在水波上的船，不停地吐著白煙，彷彿要被蒸化了一樣。滿盈盈的大海，簡直要沸騰起來了。氣象報告說，晴朗的好天氣，可能還要持續一段時間。

真是邪門的怪現象，雨都竟也鬧起乾旱來了。

朱若梅停下正在洗菜的手想著。舉起手肘，朝聚滿汗珠的鼻尖抹了幾下。
要熱到什麼時候呢？

雖然是上午十點左右，低矮的廚房已塞滿了燠熱的悶氣，脊背上的汗就像自來水般往外湧；濕透的襯衫，像死魚般貼在身上，渾身上下都覺得不對勁。

擰了下昏脹的頭，朝輾搭搭黏在灰黑牆壁上的日曆望去，那兩個紅色阿拉伯數字刺入眼底，頓使她心頭一抽，一大股燥熱橫過，逼出更多的汗水。今天是——九月十日，星期天。清楚地記得，送了志海到桃園機場那天是——七月一日。想來好笑，明明是去上船，卻跑到飛機場去送行。志海說那是遠洋油輪，船只在國外跑，根本不靠臺灣的碼頭；也就是說，這一坐上飛機就是兩年，在合同未滿之前是見不到面了。兩年，七百多個日子，要怎樣一分一秒的熬過去，想到這兒，一顆心更是焦灼得全身發痛，兩隻手胡亂地在水盆裏撥著，一捆青綠的小白菜，被摔得七零八散。

搓著、洗著，眼睛就模糊起來，那些綠色的菜葉，都開始搖動，一晃一蕩地擺著，一下子全化成黑晶晶的眼睛——志海的眼睛，深深的，灼熱的直逼而來，粗蠻、熱烈得叫人心顫。雪白的牙，像貝殼般串排在兩片弧形優美的嘴唇內，扯出的是那樣一個憨直、純真的笑——一種和他粗壯外表、魯莽舉止完全不相稱的孩子氣。

真是孩子氣。那天在機場，他的兩眼一直緊盯著自己，傾著全靈魂的愛對她望著，完全無視於船公司派來的人，也不管站在身旁一起同行的其他船員。臨要進檢查室時，他突然抓住自己的手說他不要走，不要上船；又說至少該等和她訂了婚再走，心裏才踏實，才有安全感，喃喃咕咕

纏個沒完，使得原本悲戚、惶惑的她，更加辛酸起來；一想到幾分鐘內便得和他離別，她也抽抽噎噎地哭了起來，哽咽地低語著：「我會等你的，志海哥，不論多久我都會等你回來。」

我會等的，儘管天天下班回家時都承受著面對空信箱的失望，我還是會滿懷希望的等，若梅想。只是，走了兩個多月，除了在紐約機場寄回一張風景明信片外，再沒有片紙隻字，真把人給等死了。

「大姊，大姊，郵差來咧！」坐在前廊下幫著母親做塑膠花的三妹慧梅，稚嫩的嗓音，穿過鬱悶的空氣，灌進默立在水槽邊若梅的耳膜。

郵差！信？志海的信。迅速地抓著這一閃而過的聯想，真巧，在家休息的星期天，志海的信。陡然地，一顆心迅速的膨脹起來，猛烈地衝擊著胸膛，熾烈的狂喜橫掃全身。

她奔過窄長的甬道，跳進前廳，兩隻濕淋淋的手胡亂地在圍裙上擦拭著，繼續往外衝著。

「別看啦！剛過去。沒信。」陰冷冷的幾句話，像冰雹般地迎面擲來。若梅打了個寒顫，眼中堆滿惱怒，銳利地瞪向說話的二妹愛梅。

「我是好心告訴妳，免得跑出去也是一場空。」愛梅一身短睡衣，滿頭髮捲，抱著腿坐在籐椅上，椅腳邊散了一堆指甲屑。接過若梅銳利的眼睛，她毫無怯意地翻著眼皮，揚著手裏的剪刀，掀著嘴唇說著。

「妳瞪我幹嘛？怪了，我又沒惹妳。」

若梅將收回的視線投向黝黑的紗窗上那個綻開的破洞上，父親每天抱怨蚊子多，卻從沒想到該換一塊紗網。不寄信來的是志海，憑什麼向二妹發脾氣。誰也沒惹我，是我自己，自己受不了再一次失望的撞擊。自從志海走後，她的心窩裏，就像藏著一罐子發了酵的醋，任何一點細微的震動，都使她全身發酸。只兩個月時間，她已經被吳經理叫去罵了四次，一向做事細心的她，不是將報表填錯，就是把帳目算錯。強烈的不滿，明顯地寫在經理臉上，彷彿在告訴她，再這樣下去，妳還是請吧。其實，在心底，她又何嘗不爲自己的一再犯錯而懊惱。只是，只是，志海，不管你在那裏，給我一點信息吧，再等下去，只怕我會像沖上海邊被太陽曬得枯白的死螃蟹了。

頹然地在藤椅上坐下，一種沒有希望的孤獨，代替了那湧在心頭的酸楚，間雜著絲絲惶恐。志海說得對，至少該訂了婚再走，心裏才踏實，才有安全感，像這樣空蕩蕩的懸著，除了脖子上這條K金項鍊外，真是什麼都抓不到呀。

項鍊是他在當兵時，賺了兩個月薪水買來送她的。瑩亮的細鍊下，墜著一顆精巧的心形珊瑚粒。他想親手替若梅戴上，卻怎麼也對不攏釦環，氣得直發毛，連三字經都罵了出來。最後還是若梅自己圍上了頸子，他退後兩步，又著腰左右打量了一陣後，滿意地拍拍手道：

「這下子妳可跑不掉囉。」憨直的臉上露出少有的狡黠、詭異，一副沾沾自喜的樣子。

「套上我的鍊子就是我了。妳沒看街上那些有主人的狗脖子上都掛著練牌？這樣啊，衛生處的人才不會亂抓。妳戴上這條鍊子，別人也就不敢再打妳主意了。」

若梅嬌嗔地，拳頭雨點般落向他寬厚的胸膛。真是粗，明明是溫柔的甜蜜，由他表達出來卻變成近乎無禮的魯莽。

「姊，妳放心好了，一定是船沒靠岸沒法子寄信耽誤的。丁大哥絕不會變心的。」愛梅站起來，拍掉大腿上的指甲屑，伸了個懶腰，睨著沈思的若梅嘖嘖有聲地說著。

「妳又知道了。」若梅不以爲然地白了她一眼。

「我當然知道。」愛梅一臉莫測高深地往裏頭走，接近甬道時，旋過身輟著嗓子嗲著：「我今天要到臺北去，姊，妳那件淺紫色洋裝借我穿；還有，那個小皮包。反正妳現在也用不著，是不是？先謝啦。」

「妳，」若梅張大了嘴，卻只擠出這一個不關痛癢的字來。她知道多說也無益，愛梅向來喜歡穿別人的衣服。同樣都當會計，若梅是將每個月薪水全數交給母親，要用時再向母親拿。愛梅卻只交給母親一千元，其餘的錢，全花在服飾上；衣服堆得滿坑滿谷，還整天嚷著沒衣服穿。真是。

若梅拿圍裙在額頭上擦了擦，站起來要回廚房，突見三妹慌忙地跳了進來，揚著黏了半枝的玫瑰，一疊聲地嚷嚷著：

「來了，郵差又來了，這回是騎摩托車的。」

看若梅楞著不動，她伸出沾滿樹脂的手去拉若梅的胳膊，一邊扯一邊叫著。

「真的，不騙妳。不信妳自己出來看。」

若梅感激地朝比自己高半個頭唸國小六年級的三妹望了一眼，跟著她一起走了出來。母親坐在矮檯上，圍在成堆的紅綠花叢中，那張臉孔顯得分外衰老，倒是滿頭烏黑的髮絲，一逕在陽光下閃著，更襯出結在腦後的髮髻是那般地整齊嚴謹。若梅承繼了母親黑亮的髮質，一頭垂肩的直髮，飄逸動人，受盡了同事、朋友的讚美。

「喏，妳看，那不是。」三妹朝前指了指。

覷成一線的眼睛裏，立即塞滿了綠色光影，越來越近，越轉越大，形成一圈炫目的亮光，罩住了默立在門前的若梅。

「朱清水掛號信，拿印章來蓋。」郵差直著嗓子喊。

不是我的。在昏脹、迷亂、興奮的交疊中，這個意念強烈地鑽入心底，掃去了全部意識。

「小姐，去拿印章來，快點。」

快點。郵袋裏還有那麼一大捆信要送，每個收信人一定都正盼望著，和我一樣。只是，接過信時，若梅心頭酸了起來，連從來不寫信的阿爸都收到掛號信，而我這天天寫、天天寄的人，卻連一封信都等不到。

誰會給阿爸寄信呢？悽楚的眼睛溜向信封，幾個黑粗的字寫得像墨魚的觸鬚，張牙舞爪地跳在信封上。左下方印的是——世通航運公司。好熟的幾個字，若梅歪著頭緊盯著信封想著。啊！這

是——這是——若梅驚叫了起來，這是志海上船的那家公司呀！沒錯，世通航運公司，一家專門辦理外借船員的公司。地址，正是，一點沒錯。只是，船公司幹嘛要寄信給阿爸，還是掛號的？

一絲淡淡的疑慮爬上乾熱的心窩，發生了什麼事嗎？是志海嗎？

「阿爸，」聽到門外三妹的呼叫，沒由來的，若梅渾身抖了一下。

「噯，熱死了，這款天氣！」父親粗嘎的聲音隨著龐大的身子同時進來，一雙木屐刮得水泥吱吱作響。

吐掉咬在嘴裏的一小截香煙，將提在手上的漁具、照明燈放在桌上，拎起欄在神案桌前的瓷花茶壺，咕嘟咕嘟地灌了大半壺，拿右手抹了下溢在嘴角的茶汁，點上三炷香，恭恭敬敬地朝供在案桌前的媽祖拜了一拜，插進香爐，這才轉過身向若梅問：

「是志海的信？」

「不，不是。是你的。」若梅連忙將信送到父親手裏。

「我的？我怎會有信？」扯開封口，父親坐向案桌邊的紅木椅上。若梅看著父親，感覺他那雙按在椅背上粗大的左手，越壓越緊，每個骨節都凸了出來，幾乎要捏碎那條磨得發光的橫槓。

「伊娘！」突然地父親大吼一聲，拿著信紙的手奮力往桌上攢擊，彈落滿桌子香灰。一顆大腦袋上，青筋暴起，花白稀疏的頭髮全豎了起來。「幹！有這款事！阿海這小子真不是東西！」

「阿爸？」若梅的心有如被魚鈎刺住一般，父親每說一個字，都像扯動的魚線一樣，拽著她

痛徹肺腑。

「幹！我去找他爸算帳！」父親摔掉手裏的信紙，在屋裏跳了兩圈之後，像一股龍捲風般地旋向門口。

正在這時，一身背心短褲的阿旺伯，伸著兩條細如竹竿的腿，跨了進來，差點和水塔般的父親撞上。

「啊好！我正要去找你，你倒自己跑了來。」父親一把撈住阿旺伯的胳膊，拖向椅邊，下勁地往下一按，把手裏的信摔向阿旺伯乾癟的瘦臉。

「你看！你自己看！看看你兒子幹的好事！」父親粗嘎地吼著。一向講話粗聲大氣的父親，這會兒的樣子簡直像要一口吞下阿旺伯似的。

「我，」阿旺伯畏葸地縮在椅中，慢慢舉起捏在手裏的信紙，囁嚅著：「我也剛收到信，正在奇怪，船公司說……」渾濁的眼睛瞟向若梅，似乎想由她那兒探尋出一些端倪。

若梅的心提到口腔，一下急似一下的猛撞著，一雙困惑、焦急的眼睛，輪流在父親和阿旺伯臉上巡索，抖著嗓子問道：

「阿爸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，是志海嗎？」

「除了他還有誰會做這款沒面子的事。幹！那個沒種的東西，跳船啦！」父親濁重的吼聲，像悶雷般敲上若梅昏脹的大腦，震得她搖搖欲墜。

一時間，眼前冒起無數金星，整個人倒了過來，捲進旋轉的星圈中。好一會兒，她才迷迷糊糊地低語著：「跳船？什麼叫跳船？是出事了？遇難了？志海他人呢……？」

「哼！要是死去倒也光彩，卻是這樣不明不白地逃走，真是！告訴妳，跳船就是私自逃走，船到美國港口時，他偷偷跑到岸上去，不回來啦！」雷聲越棹越兇，直搗得若梅心魂俱散。

有一分鐘時間，若梅震驚得失去知覺，彷彿連生命都停止了，腦子一片空白，四肢僵冷，只是站著對父親恐怖地瞪著。

不回來啦？私自跑到美國去？

不可能！志海不會丟下我一個人跑到美國去。

不可能！不可能！絕對不可能！

她內在的意識漸漸流回身體時，突然猛地拒絕父親所說的話，歇斯底里地甩著頭，叫著：

「不！不！這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，志海不會跑掉，他不會！你騙我，騙我！」

父親厚大的手按住若梅顫抖的肩，狠命握了一下後，嚴肅而鄭重地將捏在手上的信紙，在若梅面前晃著，說：

「船公司寄來的掛號信，還假得了嗎？」

若梅驚懼無依的眼睛迅速地瞄了信紙一眼，立即轉向阿旺伯，求助地，渴盼地。

「我覺得奇怪……」阿旺伯像在安慰若梅又像在寬慰自己。

「騙笑！你在奇怪？你會不知道！」父親的手戳向阿旺伯堆滿汗珠的鼻子，前前後後跳著、吼著：「你兒子跳船，你會不知道？幹！騙笑！伊娘！」

阿旺伯細高的身子縮成小小的一撮，像個破布袋垂在椅子上。父親卻有如盛怒的獅子，齜著牙咆哮著：

「當初你是怎麼講的，做保人不過是蓋一個章而已，沒有任何麻煩。好了，現在你兒子上船才兩個多月，人就跑了。哼！他爽快，跑到美國去吃麵包，倒楣的是我這個呷米的做保人。幹！你看這信上寫的，要負刑事責任，還要賠償公司損失，十萬塊錢，十萬咧！要賣多少魚才賺得回來。你說，現在要怎麼辦！」

還要賠錢，十萬塊？那麼，志海他是真的跑下船去了？志海——跑了——不回來了——不——要——我——了——。

若梅突然想大笑，歇斯底里地笑。震驚、麻木、崩潰、瓦解，整個世界瓦解了，他和他的世界。

阿旺伯卻夾著嗓子，幽幽地說著：「阿海這不肖子，實在……。」

「閒話免講。我問你，現今時要怎麼辦？」父親的氣餒越來越高，跣著木屐的腳，躁怒地在水泥地上跳動。

「道，」阿旺伯窘困地擡起眼睛，痛苦地覷了若梅一眼，啞著聲音說：「我明天親身到臺北